



偉大的導師馬克思

蕭三編

中國青年出版社



偉大的導師馬克思

蕭三編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 105 歷史 4 32 開本 24 千字 52 定價頁

偉大的導師馬克思

編 者 蕭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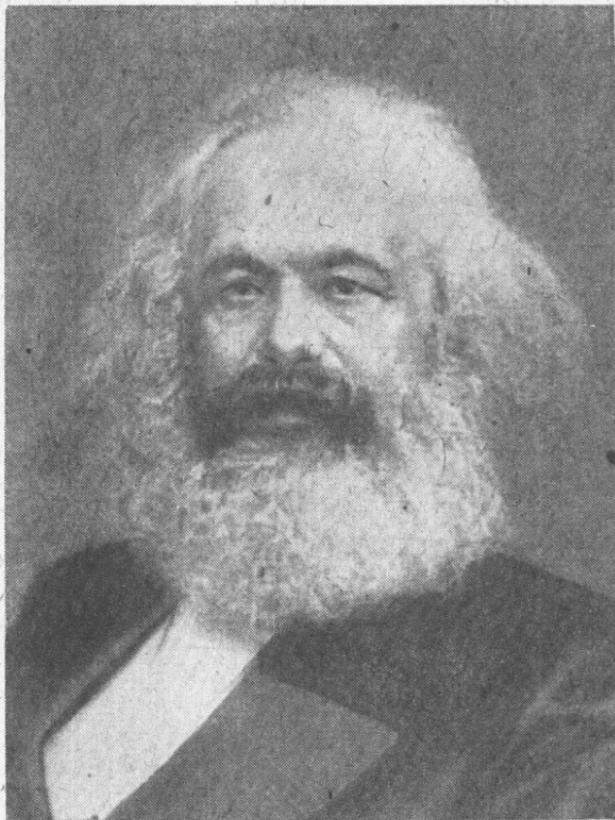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出版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西總布胡同甲50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印刷者 北京新華印刷廠分廠

印數78,001—142,500 一九四九年七月第一版
每冊定價 1,400 元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第四版
一九五三年六月第三次印刷



馬 克 思

目 錄

幼年時代	一
最初的幾個問題	三
鬥爭之路	六
友誼	八
流亡的生活	十
在法庭上	三
慈愛的父親	四
資本論	七
在窮困中	九
革命的領袖	十一
馬克思之死	一
馬克思——列寧——斯大林	三
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五
(附錄)	七
青年馬克思的思想發展道路	三

幼年時代

卡爾（名）馬克思（姓）生於一千八百一十八年，離現在一百三十多年了。他生在德國一個小城市裏。

他小的時候，胆大活潑，什麼也不害怕。每逢和小朋友們遊戲，或者想什麼詭計玩意的時候，他都是作他們的首領。他時常引着很多小朋友們到家裏來，和他們打鬧，玩耍，弄得天翻地覆，鬨鬧「不亦樂乎」。

馬克思的家庭，雖然不是很富足、顯氣，但是很快樂自由的。小孩子們到了他的家裏，都覺得很愉快。馬克思的父母，是一個律師和審判廳裏的司法評定官，倘大部分時間都在審判廳裏。他的母親，是一個和善可親的人，她幾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管理家務上。她很會做點心、糕餅，並常常分給馬克思的小朋友們，和女兒的女伴們吃。

小朋友們吃了這些好吃的點心以後，就一陣歡天喜地的跑到院子裏去；馬克思就領導他們，玩各式各樣的遊戲。

他的母親看見這種情形，慈愛的忍不住，心裏想道：

卡爾，一定是很有趣的人，他的年紀雖然小，但乍看起來却件件知趣，小孩子們都聽他的話，和

聽成年人一樣。

他的父親也自言自語的說：看他唸書的時候怎麼樣。然後滿臉笑容的，望了望牀上熟睡了的黑頭髮的壯健的兒子。

馬克思進了學校，學習各門功課都覺得非常容易。他研究學問，特別迅速。到中學的時候，馬克思已經能做出很好的論文。在這些文章裏，他證明，人的行事，不是由於他自己的意志決定的，人是被社會的發展推動着往前進的。

這一個千真萬確的見解，由這個小孩說出來的時候，使他的教師吃驚不小。

馬克思十七歲在中學裏畢業了。當時，他忽然對他的父親說，他有了未婚的愛人。

這個未婚愛人，是他的姊妹的朋友——燕妮，她小的時候常到馬克思的家裏來，馬克思所想出的各種遊戲，她都是參加了的。多年來的童年友誼，成了夫婦的愛情，現在他們倆已經彼此心心相印了。馬克思很果敢而熱烈地向小姑娘提議永遠共同生活，燕妮也同意了。

但是，馬克思的父親對這件事不大同意。

他好意地笑了笑，對着急紅了臉的兒子說道：「還早一點，小夥計，——再學一學，多求點知識吧。」

可是，及至他的父親知道馬克思選着的是誰，他就生氣了。

他嚴肅地向馬克思說：「燕妮是富貴人家的女兒，她的父母只會笑你這個窮光蛋。但是我不願意被他們取笑。」

馬克思和燕妮彼此商量了一番。想道：不錯，應該稍微等一等。等馬克思能自立，能移不依靠他人，自己維持家庭，那時再結婚，假如父母固執反對的時候，也能反抗了。他們發誓彼此不相忘。於是暫時分別。

馬克思隨即進入大學繼續學習去了。

最初的幾個問題

馬克思和他的燕妮離別後，寄給她許多的信，裏面寫的盡是些情人的甜言蜜語。

但是，馬克思不是那種專圖自己個人享樂的人。他更細心地注意自己周圍的一切事物，他極力地想回答他幼年時代所不能解答的問題。就是在他的第一篇論文裏所寫的問題：

為什麼世界上人類的生活不好？

為什麼許多人貧困和痛苦？

為什麼人要作那些和自己不相干的事，為什麼人們不為自己作工，而替他人作工？

那時馬克思住在德國的京城柏林，在一間小小的房間裏，日日夜夜埋頭讀書。他想無論如何要回答這些使他放心不下的問題。

他的房東，很滿意像馬克思這樣的住客。因為他雖是年輕的人，但一點也不擾亂他，也不聚客酗酒，也不像柏林的其他許多大學生，到夜深才回家來。房東主人喜歡時常來看看馬克思，和他談笑。

有一次，他走到馬克思的房門前，正鉤着指頭想敲門，他的眉毛忽然豎起來，很疑惑地把眼睛張了幾下，側着頭，用心地聽。

從房門裏面發出來一種奇怪的聲音，像誰在敲牆壁，打地板，又像誰在怒罵誰似的。

房東主人向前伸着頭，彎着腰，從鎖洞裏向房子裏面看去，只見馬克思的臉色也變了，從桌上抓着一些書向四下裏拋，書被擲到地下來，像扇子一般，一頁一頁地打開了。

房主人剛想扭轉身來，門忽然嘩啦一聲打開，房東的額上碰了一個大泡。

馬克思怒氣沖沖地跑出來，口裏一邊罵着，一邊走到院子裏去。

房東蹲了幾秒鐘的光景，摸一摸自己受傷的額頭，然後站起身來，也沒有戴帽子，就跑上街去了。過了些時候，他和一個醫生一道回來了。他們商量了幾句，兩個人走進院子來。

馬克思用兩手捧着頭，坐在蘋果樹下，身子左右地搖。

醫生很小心地走來，坐到馬克思的旁邊，房東主人極力壓住自己的呼吸，靠着蘋果樹立着。醫生很和氣地說：「今天的天氣真好！」

馬克思用他烏黑的眼睛看了看他，轉過來看看房主人那個胆小可憐的樣子，微微地笑了笑。他這一笑，使得他的沉重的黑臉愈加駭人。

馬克思黯然地說：「你以為我是瘋了——可惜不是呵。可惜我的理解力這樣清醒，能看清楚我讀過的書裏面所有一切的糊塗、瞎說。」

然後馬克思十分傷心地說道：「同時我的理智也看見了我的愚蠢沒有知識。」他突然拉着醫

生的手，目不轉睛地望着他，很興奮的問道：

「當你的周圍盡是貧困和苦惱的時候，你能很安然的過活嗎？」

醫生還沒回答，馬克思已從長凳上站起來，散亂着他的頭髮，滔滔不斷地說起來了。

他述說他一個人在那堆滿了書籍和他自己的記錄抄本的房間裏，夜裏睡不着覺，他還說他怎樣要在這些書裏尋找他的問題的答案，但是找不到，和他以後怎樣憤怒怨恨這些書籍等等。

醫生點點頭表示同情，趁着馬克思說完了一段話的中間，提議叫他回房裏去。

醫生很用心地診察了他的身體，板着很莊嚴的面孔，說道：

「呵！你過分地損害了你的健康。要知道，你一定要首先醫好自己，然後才能够援救人類。」

他給馬克思開了一些必要的藥，同時囑咐他要絕對嚴格地安靜。

馬克思按照醫生的勸告，暫時搬到柏林附近一個清靜的漁村裏住下。在這裏，他漸漸將他的思想整理出頭緒來，發覺自己不應該是那樣空空地氣憤。首先一定要將科學研究好，然後來探索生活中一切不幸的來源，再想法將它們消滅，就比較容易了。幾個月的工夫，這是做不到的。

馬克思休息過後，覺得自己強健些了，於是回到柏林專心致志地研究科學。

他很快地趕過了同年級的同學很遠，甚至大學教授們都驚奇他的知識的豐富，和智力的精明。

大家都說他簡直是一個知識思想的寶庫！

鬥爭之路

馬克思二十三歲的時候，在柏林大學畢業，得到了學士的頭銜。

這個時候，馬克思已經明顯而確定地回答了那從幼年時代便使他不安的許多的重要問題中的一個問題。他懂得了，社會生活裏面的一切罪惡，都是因為人類大多數的羣衆，在貧窮和苦惱裏面辛苦作工，而很小的一部分人，却享受世界上的一切幸福的緣故。馬克思却不願意加入到這一小堆人裏面去。

他不肯把偉大的才智，替資產階級社會服務，他絲毫不猶豫地決定走別一條路，走那條和這個社會不斷地鬥爭的路。

他向他的朋友們說道：

「生活——便是工作，而工作——便是鬥爭。」

他在報紙上寫了許多光輝燦爛的文章，由此便開始了偉大的鬥爭。而且這個鬥爭，他一生都沒有停止過。

但是燕妮的態度怎麼樣呢？她願不願意作馬克思的助手，幫助他作這一個鬥爭呢？

馬克思給她寫了信去，焦急地等她的回信，等了沒有許久，燕妮就拋棄她的富貴家庭裏的安逸生活，一點也不留戀地，跑到馬克思這裏來了。

從此她便成爲他的終身不離的同伴，和忠實可靠的同志。他們共同走那不受協的鬥爭的道路，爲人類全體勞動者謀幸福！

馬克思開始在報館裏工作，就立刻表現出他是個革命家。

馬克思知道了德國某個地方壓迫農民極其殘酷，那裏的富農和高利貸者，貪得無厭的剝削農民，使勞動的農民永久處於奴隸的地位。而政府却和高利貸者互相勾結。官員們一致擁護富農的利益，受苦的農民本來已經貧困不堪了，他們却使這些人窮上加窮。

馬克思的一片赤心，領會了破產農民的狀況，他在報上發表文章，將這些農民所受的貧困和災難告訴全德國，並且說明，這種罪惡，首先要歸咎於寬容富農的政府。

這是馬克思對準德皇政府所放的第一砲。

這些文章發表以後，報館馬上被封閉了，馬克思和燕妮只得離開德國，以便順利地繼續革命的工作。

從這時候起，就開始了他們的漂泊生活，這是一切資產階級國家內真正的革命家所常常不能免的。

他們到了法國的京城巴黎。馬克思在這裏不斷地寫文章，繼續着反對德國政府的鬥爭，一點兒都不疲倦地奮鬥着。

在他們小小的房子裏，立即吹動了革命的空氣。

各國著名的革命戰士，都在他們的周圍爆發起來。就在這裏，馬克思和另一個偉大革命家——恩

格斯會面，恩格斯後來成為馬克思終身的朋友和反對資產階級世界的鬥爭中的戰友。

友 誼

馬克思從外面回到家裏，照例是要把白天所遇到的一些事情告訴燕妮的。

有一次，他從外面回家，一面吸煙，一面往圍椅上坐下去，口裏這樣說：「今天又遇到一個同鄉人，誰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

燕妮睜開眼睛望着他，好象要問他的。

馬克思繼續說：「買賣人的兒子，他叫伏利特力史（名）恩格斯（姓），據說他是個革命家。唉，我却不相信這種商人出身的革命家哩！」

過了幾天，馬克思家裏來了一個黃頭髮、穿着整潔的年青人。馬克思帶着不信任的樣子去招待他，因為要顧全禮貌，才不得不應酬一下。

他們談到德國的情形。這個年青人說出自己的意見。馬克思睜着兩隻明亮的眼睛望着他，故意地問了幾個問題。

不想這個青年人應答如流，盡情盡理，因此馬克思大為感動。他覺得他面前的這位青年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家。馬克思於是很高興地在房子裏一面走着，一面口講、手畫，把自己的意見說給他聽。

分別的時候，馬克思緊緊握着來客的手，很懇摯地向他說：「有空閒的時候，請多來我們這兒走

走。」

客人走了以後，燕妮故意地這樣問道：「這就是那個『商人的兒子』伏利特力史·恩格斯嗎？」馬克思高興地擦着手回答說：「這個伏利特力史，可不是那個老伏利特力史呀！」馬克思這句話，是暗暗指着一個名叫伏利特力史的德皇說的。

這一次會面，是馬克思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因為這次他得着了終身的知己的朋友。

恩格斯也和馬克思一樣，是爲人類勞動者謀幸福的極英勇的戰士。他的才智，也和馬克思一樣偉大。他不只是馬克思的助手，他們在和舊世界鬥爭中，是同等的戰友。

但是恩格斯自己特別謙虛，總認爲馬克思比他要高明得多。恩格斯對自己說，我應該盡所有的力量，幫助馬克思，使他能爲勞動者謀幸福。

恩格斯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和天才的著作家。他很可以成爲第一流的學者。

他每天都在幻想，怎樣才能早日丟棄他在父親那邊的可厭的店員職務，而專心致力於科學。但是他究竟爲革命而犧牲了這個願望。他知道，只有馬克思能組織勞動者，和資本主義做最後的鬥爭。但馬克思時常遭受窮困，時常要找錢養家，這就妨礙了他的革命工作；因此，恩格斯自己就繼續在他父親的商店內作事，以便能賺些錢，經常幫助馬克思。

他時常把自己的薪金，分一部分給他的朋友；他替馬克思做了許多零碎的工作，使馬克思能安心地繼續他偉大的科學工作。

不久，馬克思明白了恩格斯怎樣在爲他而犧牲自己，他在一次見到恩格斯的時候，就這樣叫喚起

來：「伏利特力史！這實在是愚蠢的辦法！我不許你這樣做。」

恩格斯不給他多說話，擺手止住他。並且平心靜氣地，而且莊嚴地說：「我這樣做不是爲你個人，我是爲人類而盡我的義務。人類需要你腦子的思想，比什麼都要緊得多。」

馬克思感動得掉下了眼淚來，這兩個偉大的人物，互相擁抱了。

流亡的生活

馬克思住在巴黎，還是使德國政府不安。它們見着馬克思的文章，彷彿是用鞭子打了德國皇帝。於是德國政府便要求法國政府，把馬克思由巴黎驅逐出去。

馬克思打算到比國京城——布魯塞爾去。但是又沒錢上路。

馬克思到處奔走了好幾天，但是沒有結果，差不多要失望了。

忽然接到恩格斯寄來的錢，那時他正在德國。

這個關心的朋友寫道：「我已爲你向同志們簽名募款，凡是你這次被放逐中的一切用費都由我們負擔，並且把自己的薪金寄上，請查收。那般狗東西想用下賤的手段使你在金錢上發生困難，叫他們不要高興吧。」

布魯塞爾那邊，早已等候着馬克思，他剛剛到達，就有一個警官到他的房子裏來，要求他在文章裏，一點也不要寫關於比國的事。

馬克思成了世界資產階級所害怕的人。資產階級開始感覺到他是無產階級的領袖。他們懼怕他號召無產階級組織起來，和資本家做堅決鬥爭的文章。

在比國也和法國一樣，在馬克思的周圍，集合了各國最有名的革命家。他們在這裏的生活，也和在巴黎一樣地熱鬧。

他和留在德國和法國的革命朋友互相聯絡。不久，恩格斯也到了布魯塞爾。

這時候，全歐洲各國已開始感覺到革命的危機。資產階級到處極力想法子利用勞動者的不平，想由他們的幫助推倒皇帝，然後自己單獨地來剝削勞動者。

在一八四七年的夏天，無產階級集合了自己的力量，創立了「共產主義者同盟」，馬克思是它的領袖。

他和恩格斯共同用這個同盟的名義，寫了有名的「共產黨宣言」。

這個宣言是號召全世界各國勞動者的最激烈的檄文。這個宣言告訴全世界，什麼是資產階級的社會，和他的必經之路。下面幾個主要的問題，在宣言裏給了明顯而確切的答覆：

社會是由誰構成的？

首先是兩個主要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

這兩個階級能不能彼此和平地生活下去？

不能！不論在什麼時候都不能的！

為什麼呢？

因為資產階級是剝削階級。它靠着剝削無產階級的勞動而生活。它用盡所有的力量，想要永遠地統治着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怎樣呢？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爲的是要從它的手裏奪取政權。

兩個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結果怎樣呢？

結果是無產階級完全得着勝利。這是歷史進化不可避免的事情。

無產階級勝利有什麼好處呢？

爲的是建立新的——共產主義的社會，在共產主義社會裏，沒有階級，也沒有剝削，沒有從別人的勞動中吸取利潤的事情。

是不是推翻資產階級以後，馬上就能走到共產主義社會呢？

不是，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中間，還有一個過渡時代。在這個時代裏，無產階級得了政權，成爲統治的階級。他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用鐵的手腕，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抗。他要用自己的政權，爲無產階級謀利益。

共產黨宣言在末尾用了一個熱烈雄壯的口號，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這個口號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呵！

這句話現在在各國無產階級的紅旗上顯明地寫着。它號召團結，號召勞動者暴動反抗剝削者，號召他們做武裝的鬥爭，奪取政權。